

doi:10.3969/j.issn.1674-7100.2012.01.020

鄂州花样剪纸“笔定双钱”纹样解读

冯丽娟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鄂州花样剪纸“笔定双钱”纹样作为一种吉祥符号,从符号的能指分析,其语音与“必定双全”相似,其形象特点是由一支毛笔穿过2个并排的铜钱再加上奇特的图案组成;从符号的所指分析,其通过符号寓意与谐音寓意2种方式表达了民众对幸福美满生活的追求。该纹样的语意特征相当明显:以圆形的铜钱象征着完整和圆满(当然它还蕴含着财富之意),以毛笔象征了读书与学问,两者结合,表现中华民族“求全”与“求功名”等心理。

关键词: “笔定双钱”; 能指; 所指; 语意特征

中图分类号: J52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2)01-0088-04

Pattern Interpretation of Ezhou Figure Cutout “Pen Setting Double Coins”

Feng Lijuan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As an auspicious symbol, Ezhou figure cutout “pen setting double coins” pattern is analyzed from the signifier aspect. Its pronunciation is similar to “completeness in both respects” with its image characterized by a brush pen through two coins, coupled with the unique pattern composition. The signified analysis indicates the expression of folks on happiness of life pursuit through its symbolic meaning and the homophonic allusion. The patterns of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are obvious with round coins symbolizing integrity and completeness (also symbolizing wealth), brush symbol for reading and learning, a combination of both demonstrating the psycholog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erfection” and “seeking fame”.

Key words: “pen setting double coins”; signifier; signified; semantic features

0 引言

俗话说:“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秀,才得人欢喜。”因此,作为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品种之一的剪纸,其优秀作品大多是吉祥物的组合,由民间流传的各种吉祥符号组成,代表了民众对幸福美满生活的追求。吉祥物就是一种符号,而符号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识,来源于规定或者约定

俗成,其形式简单,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1]。索绪尔把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两部分。能指是指符号的语音形象,所指是指符号的意义概念^[2]。剪纸作品中吉祥物形式就是其能指部分,而所要表达的美好祝愿就可以看作是符号的所指部分。鄂州花样剪纸中频频出现一种奇特的图案,那就是“笔定双钱”。这一独特的图案或者“符号”,由毛笔和铜钱组成,并结合其他图案组成不同形式的

收稿日期: 2011-11-01

作者简介: 冯丽娟(1987-),女,山东潍坊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艺术历史与文化,

E-mail: 371974429@qq.com

纹样，以表达不同的寓意。笔者拟对该纹样进行解读，以期对现代设计有所启示。

1 “笔定双钱”纹样的能指及所指

鄂州雕花剪纸是民间传统装饰艺术的一种，鄂州人俗称花样剪纸。它是供妇女刺绣使用的图案底稿，图案多和百姓日常生活关系密切。《鄂州档案存真》记载：鄂州花样剪纸出现在公元1600年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作为南方剪纸的代表，鄂州花样剪纸与北方剪纸有明显不同：北方剪纸一般由一张纸剪就，而南方的剪纸是用刀刻的，一次可刻20多张^[1]。鄂城花样剪纸构图匀称，刀剪俱用，集实用性与装饰性为一体。目前，雕花剪纸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应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对于“笔定双钱”纹样的符号阐释可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2个方面进行剖析。

1.1 能指

鄂州花样剪纸是鄂州地方民俗的载体，其内容包括鄂州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鄂州花样剪纸既具有原生态的朴实性特征，又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地域性特征。“笔定双钱”作为一种有着浓郁地域特色的纹样，其语音与“必定双全”相似，其形象特点是由一支毛笔穿过2个并排的铜钱，并加上奇特的图案组成，具体图形如图1和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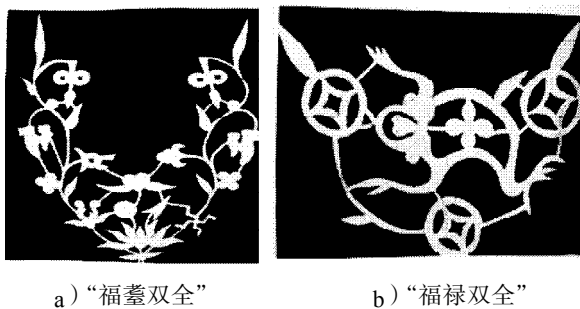


图1 鄂州鞋花花样剪纸

Fig. 1 Ezhou shoe pattern cut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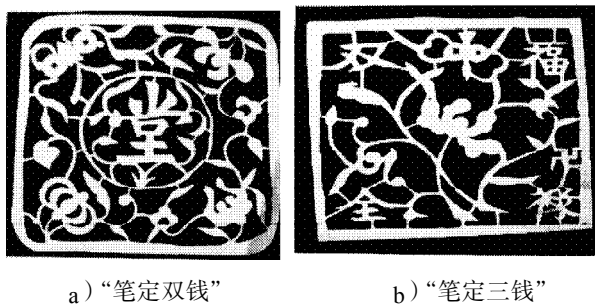


图2 鄂州枕花花样剪纸

Fig. 2 Ezhou pillow floral pattern cutting

图1为鞋花，图1a所示为“笔定双钱”图案与花草纹样结合，形成对称而又灵动飘逸的图案；图1b为“笔定三钱”图案与蟾蜍纹样结合，构图虽不对称，却也灵活生动。图2为枕花，图2a为“笔定双钱”图案与蝴蝶及其它花卉纹样结合，并采用对称的构图方式，围绕中间“堂”字组成了国字型的吉祥纹样；图2b为“笔定双钱”图案与宝相花结合，蝴蝶与宝相花就是传统吉祥图案，再加上分布在四周的“福禄双全”字样，更加深了创作者的美好祝愿。“笔定双钱”图案与其他纹样的组合形成了不同的构图形式，而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构图形式，是因为不同纹样所用的场所不同：图1为鞋花，用于鞋的前部，因而采用了形状与鞋面一致的灵活的构图形式；图2为枕花，用于枕头两侧，所以采用了与枕头形状一致的方正形的构图方式。

1.2 所指

在世界各民族的观念中，吉祥观都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以及人定胜天的观念和趋利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吉祥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五花八门的吉祥物。吉祥物是一种符号，是人类向往和追求吉庆祥瑞观念的物化表现，它折射出时代和民族的社会心态、审美情趣、文化特征和民俗底蕴。

1.2.1 符号寓意

剪纸是化抽象为具体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的剪纸艺术中，毛笔和铜钱就是2种重要的吉祥物，它们具有固定的寓意。

毛笔是中国一种独特的传统书写、绘画工具。中国传统书画是离不开毛笔的，因此，毛笔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为“文房四宝”之首。毛笔这种文具，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具有某种超人的力量，特别是在古代神话传说中，笔总是那么神奇无比，比如“神笔马良”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关于笔的神话传说。当然，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神话或民间传说：“王佑得笔”的故事，极力渲染了笔辟邪恶的功效；“笔慑猛虎”的故事表现的是笔助正气的威力，在故事中，正义与邪恶交战，笔成了一把利剑，最终战胜了邪恶。古老的中国流传着很多关于毛笔驱邪镇宅、迎福纳降的传说。到现在，还有些人在家里挂一枝大红的笔以驱邪镇宅。

如果说在民众的吉祥观念中，毛笔的象征含义是文雅高尚的话，那么，铜钱的文化内涵则是实际和功利的。钱是要使用和流通的，因此，钱在古代亦称“泉”或“泉步”。《周礼·天官》注云：“其藏

曰泉，其行曰布。取名于水泉，其流行无不编也。”也就是说钱是借“泉”的名称和泉水的流动性，体现货币流通的特征。作为吉祥物，铜钱主要是借其他字的音和义表达吉祥的效果。钱与前是同音字，铜钱上的孔又称眼，二者组合，成“眼前”之意。所以在剪纸中，单个的铜钱与其他事物相组合，成“……在眼前”之意。在鄂州花样剪纸中，铜钱与蝙蝠组成的“福在眼前”，喜鹊与铜钱组成的“喜在眼前”的花样比比皆是。

1.2.2 谐音寓意

由于钱古称泉，泉又与“全”同音，两枚铜钱意为“双全”，结合鄂南地区的口音，“笔定双钱”的组合正是谐音“必定双全”这一吉祥语；加上图2b所示的形象诠释，“笔定双钱”的部分含义就是“福禄双全”。因为，毛笔除了表示超人的神力以外，还能够象征古代平民获取一生幸福的重要途径——科举考试；铜钱除了取“双全”的谐音意义外，还表示财富和俸禄。所以，“笔定双钱”这个主题纹样具有双重象征含义。

在鄂州花样剪纸中，“双钱”还经常与“福”“寿”搭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五福”的说法。《书·洪范》篇中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在汉代的《新论》一书中归结为：“福、寿、富贵、安乐和子孙众多”^[4]。在五福中，“福”“寿”当先，“福”“寿”双全是民众的“幸福观”。由于蝴蝶的“蝶”与耄耋的“耋”同音，因此鄂州花样剪纸常在纹样中以“蝶”来代表“耋”的意思，表示年高^{[5]319}。如图2a图案的寓意就是“福耋双全”，亦即福、寿双全。如图1b图案中间的纹样为三足大蟾蜍（也称之为“金蟾”），古人视蟾蜍为能跳路跳财的灵物，加之“蜍”是“富裕”的谐音，蟾还能入药，因而其形象成为吉祥富贵、财源茂盛的象征^{[5]234}。图1b中金蟾与三钱组成的吉祥纹样，蕴含了财源不断、富贵吉祥的意思。

2 “笔定双钱”纹样的语意特征

中国民间艺术理论家张道一先生曾将以物寄情的民间艺术的寓意内容总结为：“福、禄、寿、喜、财；吉、合、安、养、全”；寓意表现手法为：“表号、谐音、象征”。其所总结的十字寓意内容其实就是中华民众所向往和追求的生活境界，民众把这些美好的愿望用他们熟悉的方式表现出来^[6]。但这些内容都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民众凭借自己的智慧将这些抽象的概念（亦即他们的愿望）对应到一定的具象事物中去，并经过长期的应用，约定俗成，形

成了今天能够看到的民间艺术的寓意符号。

在吉祥观念中，民众的求全心理首先表现为对圆满、无缺憾的追求，因此民间造物讲究圆满完整。其次还表现为对成双成对，和谐对称的追求。民间剪纸作者对事物追求完整与圆满的理想决定了剪纸构图的完整性。在民间剪纸创作中，创作者基于“求全”的心理，总会把抽象的观念转化为具体可视的形象图式，按照多视角、深度透析、全过程的造型规律，安排和把握平面化的圆满画面^[7]。同时，只要能达到美的效果，可以自由选择表现方法，民间剪纸艺人很好地利用了剪纸的这一特点，因而能在局限里自由驰骋。在剪纸作品中，对称、连续的纹样屡见不鲜，如图1a和图2a所示。为了表现画面的完整及体现对象的生机，在合适的纹样中往往会不经意地加上某些纹样符号，以体现画面的完整^[8]，如图1b与图2b，创作者分别在图样中心分别加上了蟾蜍与“堂”字。

鄂州花样剪纸“笔定双钱”纹样不仅运用了民间艺术中谐音的表意手法，表达了民众“必定双全”的吉祥寓意，同时在造型上运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民众的求全心理。一方面，“笔定双钱”纹样的构图基本上运用对称的手法（如图1~2所示），这符合中国传统造物的对称思想。如图1b与图2b的构图较为饱满，则更反映出圆圆满满的吉祥观念；在造型上圆形的铜钱象征着完整和圆满，又成双出现，代表了民众追求偶数和对称的心理。另一方面，“笔定双钱”纹样中，毛笔蕴含着读书做学问的意义。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国民众普遍存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心理。通过十年寒窗苦读考取功名，进而为官一方，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愿望。铜钱象征财富（也就是书面语中的“禄”）。在中国古代，官员的工资称为“俸禄”，书读好了就能做“高官”，做了“高官”往往意味着“厚禄”，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把毛笔和铜钱结合在一起，不仅表达了老百姓对“福禄双全”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高官厚禄”的企及。这是中国古代千千万万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因此，人们只能以谐音和隐喻的方式将心中的愿望凝结在民间艺术之中。具体表现到鄂州花样剪纸中，就是几乎随处可见的“笔定双钱”纹样了。

寓意手法是民间剪纸的精华。在剪纸纹样中常常以大小鞋叠加寓意“同偕到老”，以蝴蝶和蝙蝠寓意“福”，以荷叶和藕寓意“佳偶好合”。正是这些看似漫不经心，且有点生拼硬凑的方法造就了民间剪纸艺术寓美于朴、寓巧于拙的艺术风格。剪纸等

民间艺术作品表达了民众的求全心理,而鄂州花样剪纸中“笔定双钱”纹样运用了谐音寓意和象征寓意双重寓意手法,从多个方面反映了民众对幸福的追求,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3 结语

现代设计可以运用传统民间剪纸艺术手法,以现代的形式表现传统与民间的风格。中国民间剪纸造型虽然是一种艺术形象,但是它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重复和真实再现,而是民间艺人对众多事物原形进行大胆想象,再用艺术的手法提炼加工及创造的结果。而现代的设计艺术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视觉传达手段,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现代设计师可以从中国民间剪纸中寻找设计元素,并对设计对象进行仔细的观察与分析,然后将某种抽象理念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具体的形象,从而引发出抽象意念的延伸和连接,使旧元素呈现崭新的视觉效果和美感。唯有如此,才能在多元化的设计世界里产生既与众不同又带有本土特色的设计。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是中国设计家艺术信念的支点,同时也是中国设计艺术走向世界的起点^[1]。因此,现代设计师应当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民间剪纸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本源,从民间剪纸出发既可进入中国传统艺术的哲学体系、美学体系和表现体系,又可与现代设计的时代发展相一致。

参考文献:

- [1] 王凯宏.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中的平面元素探究[J]. 艺术教育, 2008(12): 130-131.
Wang Kaihong. Chinese Folk Paper-Cut Art in the Graphic Element Study[J]. Art Education, 2008(12): 130-131.
- [2] 范步. 鄂州雕花剪纸入选世界非遗名录与北方剪纸不同[EB/OL]. [2011-10-10]. <http://www.cnhubei.com/news/todaynews/dcw/hsyw/201008/t1382108.shtml>.
- [3] Fan Bu. Ezhou Carve Patterns or Designs on Woodwork Paper-Cut in the World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List and Different of the North Paper-Cut[EB/OL]. [2011-10-10]. <http://www.cnhubei.com/news/todaynews/dcw/hsyw/201008/t1382108.shtml>.
- [3] 陈惠良, 杨毅华. “父亲之名”作为一种能指符号在陈染作品中的体现[J]. 梧州学院学报, 2009, 19(4): 60-64.
Chen Huiliang, Yang Yihua. Father as a Signifier in Chen Ran's Works[J]. Journal of Wuzhou University, 2009, 19(4): 60-64.
- [4] 田自秉, 吴淑生, 田青. 中国纹样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386.
Tian Zibing, Wu Shusheng, Tian Qing.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atterns[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 386.
- [5] 班昆. 中国传统图案大观[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Ban Kun. Cla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 in Queensland. [M].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 [6] 汪安康. 从剪纸的风格与形式看民间艺术的美学特征[J]. 美与时代, 2005(3): 43-44.
Wang Ankang. From the Form and Style of Folk Paper-Cut Art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J]. Beauty & Times, 2005(3): 43-44.
- [7] 高小丽, 姜凡. 民间剪纸艺术的语言与表现[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6): 117-119.
Gao Xiaoli, Jiang Fan. The Language and Presentation in Folk Paper-Cut[J].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5(6): 117-119.
- [8] 周海军. 中国剪纸艺术的造型方式[J]. 美与时代, 2005(2): 47-48.
Zhou Haijun. Chinese Paper-Cutting Art Form[J]. Beauty & Times, 2005(2): 47-48.

(责任编辑: 蔡燕飞)